

婆家的第一个春节：

眼睛哭成桃，笑着给妈妈拜年

结婚头一年，在婆家过春节。

让自己更快接受，我一直用这句话催眠自己。

一切如旧，准备年货、给家人买礼物、发拜年微信，忙碌并开心着。

除夕夜，公公和老公去老家吃饭了，饭桌上只剩下奶奶、婆婆和我。我们三人一直沉默着。

客厅里传来春晚熟悉的音乐，不知怎么地，听着听着我泪下来了，怕被两位长辈看见，我赶紧跑进卫生间擦泪。

返回饭桌，吃着吃着水饺，那“不听话”的泪又下来了。婆婆看见吓了一跳，我哑着嗓子说：想家了。

25年了，除夕对于我

来说就是春晚加爸妈，不温不火却幸福。现在，这样的模式突然打破了，感觉一下被掏空了。

“第一年都这样，慢慢就好了。”奶奶安慰我说。这么想着，竟然觉得自己有些矫情，出嫁的人竟然因为想家还哭鼻子。

我有点佩服自己，眼睛已哭成桃子了，给妈妈打电话时还哈哈大笑。妈妈也是，我俩一直笑。

初一那天，发小去家里拜年。我才知道，妈妈早听出来我哭了。其实，妈妈也哭了。

也正如奶奶所说，第一年在婆家过年，多少有些不适应，要允许和接受自己的矫情。

本报记者 孔令茹

舍友们的春节聚会：

昔日“疯”女子，现在变乖了

春节前的一天，我和临沂大学429宿舍的那群“疯”女子们又相聚了。

首先出场的百变“魔女”阿琦，让我们大吃一惊，她咬牙跺脚地剪掉留了20多年的长发。虽然继续走着小清新style，26岁的她却自诩“逆生长”。尽管如此，这个没心没肺的丫头将生孩子提上了日程。

更让人不敢想象的是我们宿舍的“小不点”。如今在家喂孩子成了生活的全部，曾经扬言要生二胎的她，也有些力不从心了。原本不为生计所愁的她，现在竟然想着赚钱养孩子，与几个初中好友合伙开了一家叫“拾年”的淘宝店。春节过后，还要辞掉工作，专攻会计资格证。

唯一带着孩子来的就是我们宿舍的贝贝，

她是我们宿舍的老大，结婚排在了最前面，孩子要得急，她的女儿已经3岁了。在家人的联合下，开了一家幼儿园，贝贝是园长兼老师，孩子彻底的成了她生活、工作的全部。

阿梅经常被我们唤作“神经病”，这次聚会她依然开启了“神经”模式，逗得大家笑不停。不过，让人羡慕的是，与我们不同，她不被其他事情所牵绊，活的更随性，不喜欢的人不去理，不想做的工作就辞职，现在已经换了N份工作了。

吃多少都不长肉的萌萌仍是大家打击的对象，萌萌只是做着无力的反抗。萌萌比原来成熟了不少，也沉默了一些。在老板的“鞭策”下，顺利成为努力小青年。

本报记者 庄子帆

从打工仔到公司老总：

见了三次面，每次都有大变化

张冉是我的高中同学。2002年高中毕业至今，我俩一共见了三次面，他每次都有大变化。

第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的国庆节假期，当时我从济南赶回济宁，小冉正好从北京回到济宁。得知我当晚10点下火车，非要开车去接我。我一出火车站，看到一辆北京号牌的奥迪A6，小冉从里面探出了头。“嘿嘿，不是我的车，老板看我机灵，让我给他当司机！但5年内，我要开上自己的奥迪车。”小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

2013年10月，我回到济宁工作，第二次见到回乡创业的张冉。2011年，他辞职回乡创业，创办山东尚核电力科技有限公司，在运河城买下一层楼作为公司的办公场地，风生水起地做起核电站配套管道设备的生产和销售。那一年，张冉和他的公司完成了3000万的销售额，他也给予了自己一

个奖励，买了一辆奥迪A6轿车，实现了5年内自己开上奥迪车的梦想。

第三次见面，是今年的2月15日，在京杭假日酒店，张冉的公司举行一场隆重而热烈的年会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看到整个大厅坐得满满当当。一年多的时间，他的公司已经发展到近百人，而且绝大多数都是85后的年轻人。看着来自华东、华北、华南区的各个大区经理和员工，当看到派往非洲纳米比亚的员工发过来的拜年视频，我惊讶于张冉公司发展的速度，张冉不仅实现了公司销售额接连翻番亿元的销售额，而且人员及市场区域也翻了近10倍！

谈起成功，张冉说，自己还在路上。张冉的QQ签名是这样的：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

本报记者 晋森



小南门的那些小吃：

吃着美食，回味童年的味道

济宁小南门、越河两岸，很多入不了大席的美味小吃，承载我儿时的记忆。

由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，在小南门，很多回族同胞以经营饮食、糕点为生，代代相传，店面虽然没有过多的扩张，但老手艺却一脉相承，或老师傅依然在坚守，或年轻一代接过父辈的衣钵，味道始终没有改变。

浓郁纯正的杨家羊汤，配以厚厚的壮馍，在寒冷的日子里吃上一碗，周身顿时变得热乎起来；越河南岸街的杨兴海糝汤，凭着几代世传的手艺，老店不仅每天吸引着济宁本地市民排队守候，羊汤冲开生鸡蛋，点以香油，鲜香美味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越河两岸，回胞经营的饮食品类很多，在汤饮

类中有江米粥、胡椒辣汤、羊杂肝汤、小米绿豆稀饭等。面食有缸贴、黑芝麻薄壮馍、五样锅饼、油条、馓子、烧饼、油酥火烧等。肉食类中有炸鱼、炸虾等，零食不胜枚举。

上初中之前，每天父母下班后，因为无暇做饭，很多时候都会来到这里填饱肚子。或许是一盘热腾腾的饺子，或许是一份酥羊肉，或许是一份炒虾仁，父亲在一旁喝一杯啤酒，一杯一杯，慢慢总能喝完，看着人来人往……

如今，偶尔还会来到这里，将车停在南门桥上，望着流淌着的越河水，看着那些亲切的回族老乡，听着那些浓浓的老济宁话，总感觉时光仿佛又回到了早已模糊的童年……

本报记者 马辉

柜子里的小红雨靴：

路修好了，穿一次就“下岗”了

春节前，我和姐姐一起翻腾小时候用过的东西，一双保存完好的红色雨靴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这双雨靴，是小学二年级时爸爸为我买的。靴子买来只穿过一次，胡同里便修了路。从此，这双靴子没了用武之地，只能呆在柜子里。

小时候，胡同的路是一条满是土块的泥巴路，每到下雨天，水和泥巴混在一起，根本就无法出行。

上小学二年级时，我拥有了这双红色的雨靴。因为怕脚长大，爸爸还特意买大了一个号。有了新鞋子，就盼望着能够下场雨，在存水的路上肆无忌惮地走上几圈。可过了好久，也没有下过雨。

考虑到胡同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农

忙的车辆也随时驶出胡同，临近的大人们一商量，把胡同里路上的坑填平了，两边挖出排水沟，还在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碎石子，自此，便告别了雨天出不了门的日子，外出也无需再穿靴子。

心里总有些不甘，在一个下雨天，我穿上这双红雨鞋，撑着伞，在院子的一个存水的角落里，愉快地踩踏了地上的水花，红雨鞋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履行它的义务。

10多年来，胡同里的路翻修了好几次，虽然及不上刚修时候的“硬朗”，但也能满足住户们的雨天出行。前年的时候，村里拿钱将村里大大小小的胡同全部硬化成水泥路。

本报记者 孟杰

吸引人的小村新貌：

感觉有面子，总想回家看看

老家济东新村的変化，让人倍感欣喜。

二号井、三号井员工的宿舍区曾是济东新村留给人们的印象，老式的、没精神的公园，陈旧的娱乐设施。现在，小村子已经成了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

节前回到老家。一进院子，小侄儿就嚷嚷着要去公园玩，“是新公园，直接穿过去就到了，围墙拆啦！”

济东新村公园此前还围着厚厚的院墙，附近居民要去公园，还要绕一圈到大门，。墙拆了之后，显得更加宽阔。孩子们欢笑着奔向开阔的园心，虽然时值冬天，草都已经枯了，但是各种

儿童游乐设施在枯草的掩映下，孩子们在开心地玩耍，气氛温馨。在公园的正大门处，原来的木质大门已经变成了一排排的门面房，开了一些小商店和书店，增加了一些便民措施。

身体不算好的姥姥，也在家人的陪伴下，去公园绕了一圈。“围墙拆了之后，也没大来过，没想到现在这么宽敞了，真漂亮。”

“环境好了，当然也‘拴住’了离家人的心！”回家过年的魏爱玲说，每次回来过年，家乡总有新变化，伴随着济东新村越来越有“面子”，每年也希望“常回家看看”。

本报记者 康宇